

嘉兴大藏经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叙

指月园录成社中诸子索余叙适余病胃不耐执颖倦睡去梦入指月园问侍寮索纸接手即呈空纸一幅于师师曰也须道一句子来余即画一圆相师曰只是不道余曰向痴人不得说梦打屁后教谁滤渣龟负出来丧性命于赤字鸿已飞矣觅指又于黄芦夜来八万四千偈只须四两大黄下出架上一千七百则快索一把火芑飘扬诸子闻于无闻吾师说而无说即使言前荐得有甚了期乃以手摸师额曰描看你面皮厚多少师遂蓦头一棒曰贼却女深心奉尘刹遂惊寤索纸疾书出来向痴人前说梦。

崇祯己卯二月十五日夔州府新宁县嗣法弟子张懋德撰

又

一色未立万籁阒然当是时也木樨无隐砌蛩俱默桃华不语鸡犬自恬大千岂有坏时诸佛何常出世无奈劳劳多事哆哆相承教野老以还淳洗素丝而求白宜云门之有憾诚曹山之不如宁知空外劫前早没交涉待尔破颜寒齿堪作么生四十九年不自呕却千七百则俟谁删之青冥云冤白日走魅况又有搏饥虎而求食伍白泽以为妖发烈火于沧海兴颓澜于赤波上之则奴隶祖祢下之则奔走人天彻底掀翻凭空颠扑如我卧龙老贼恨不及生初一棒打杀令奄有今日举口祸生休道以酉解醒孰任鼓风扬焰独晒如许狂肆莫谓无人识他若不趁斯翻除将必有时骂我。

夔州府新宁县嗣法弟子熊之奇撰

启

伏以吾无隐尔飘来云外古香法亦非心点破柏庭新翠霜轮月转智无功处全章掬目华生指所标时即堕况至借人牙后之颖乃转增我道眼之尘自非吾师孰续慧命恭遇卧龙老和尚扑破万古虚空推倒十世诸佛三书扭折鼻孔曾当场法战古锥一掌击碎茶杯辄寻常勘验衲子知马驹踢杀天下乃龙象近出蜀中懋德等志合孔释之同力清朱陆之垒笑闻樨之从人借陋见桃之自竟来在懋德等必不刺脑入胶盆若吾师无向虚空掘屎窖幸来同挝涂毒鼓相将共坐多窑床谨启。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目录序二启第一卷上堂住夔州新宁县指月禅寺语录住夔州开县栖灵禅寺语录住荆州天皇护国禅寺语录住岳州慈利县华严禅寺语录住澧州药山禅寺语录住夔州新宁广福禅寺语录第二卷小参晚参示众机缘法语规约佛吏第三卷书问颂古分灯偈杂偈附行状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目录(终)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卷一

住夔州广福门人观谁录

住夔州新宁县指月禅院语录

崇祯戊寅十月朔到院山门云若论步步风规则十方无壁落若论重重关锁则四

面亦无门以杖指云者里合作么生大众者里也好个入路。

据室师拈拄杖云铁人据铁室坐铁座拈铁棒且道作么生施設乃卓一卓云生铁铸就底到来也须头破脑裂有僧便喝师打七棒趁下。

刘兵宪陈太守李明府及绅士护法请开堂上堂拈香祝圣毕次拈香云九上万峰石中有玉三登中庆沙里无油若非扑碎窠巢终是鼓鬻饭气供养见住梁山太平禅寺破山明禅师大和尚维那白椎竟乃云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从上来吏总被者上座一椎丧尽了也还有个甚么而言观乎拈拂子画云犀因玩月纹生角象被雷惊华入牙撚拂子下座。

上堂竖拂子云会么天竺玄猷少林家法尽向者里露布只是你诸人不肯领取所以总成败阙虽然门前纵是知音少却有秋风送月来。

陈微一秀才送子出家上堂父子儒释挥尘持锡两重公案同此消息真亦非真俗亦非俗当年裴公送虎溪今日陈子向指月。

上堂除却心性是个甚么欲觅踪由错错错错具眼衲僧如何摸索便下座。

上堂游龙峰顶猿鸟啼不二之圆音指月竿头青冥显无闻之般若若能一一领得则从上来事弹指圆成其或不然徒自疲困。

上堂一呼便应六室虚明一举便知六处解脱若当向上宗乘全非第一义谛既然甚处与女相见乃击案一下。

上堂蝴蝶生枯桩千古之常事指物与传心早落第二义良久云不是不是。

上堂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恩诸增上慢者闻必不敬信良久撚拂子云诬人之罪不堪持论。

上堂释迦老人在你面门唱言惟此一更实余二则非真你诸人还见么便下座。

上堂僧问西来大意且置未出方丈时如何师便打僧喝师复打乃云一法不存青山绿水野草闲华头头不至一念才举塞北安南人伦物理历历在前诸人向者里如何究竟若究竟得我与女同枕共被若究竟不得你向潇湘我向秦。

胡宪卿护法祈嗣请上堂师以拂子画一画云无上妙道尽在于此天地万物尽在于此如是则宪卿居士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求男得男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求女得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男女互生生生不已亦尽在于此复顾视左右云记取记取张则尧居士诞请上堂师拈拄杖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寤得来底一尘不立未曾寤底万虑云兴良久靠拄杖喝一喝云水冻冰生。

上堂僧拟问师便打乃云指月家风眼高一世逢魔不怖见佛不礼禅不知参教不解习夜不挑鐙日不埽地哀不啼哭乐不嬉戏人若问着不吐一句唯条拄杖拦腮劈脊遂撚下杖笑云且道是甚时节。

冬至上堂一缕麻线遮缕风霜雪何妨满道中不烧榾柮地卢空乃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小尽二十九大尽三十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于此会得参学事毕。

上堂举拂子云会么此是指月于万峰山中无会易地上三锹九锄掘得来底钝置多时今日不忍被盍囊臧对众拈出时维那便喝师云不劳注脚。

新法堂成上堂斩新日月特地乾坤刹竿竖出云霄门头横仄海宇所以感得庞居士说偈赞叹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虽然毕竟如何是心空及第归底道理以杖画一画。

腊八上堂腊月八日正晴放出明星刺眼睛瞿昙老作么生今古何曾有二人拄杖云不烦久立。

上堂从上来事总无多涂若能直下承当便是宗乘直截一路既无灵利只得引玄奘妙落草商量及乎究到头来全无用处大众佛不出世祖不西来还有是般事么所以道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如今大众尽是多历江湖久居林下胡不体究要待何时生死吏大无常迅速珍重。

荐严上堂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为道夕死可矣莫是明德亲民是道么莫是正心诚意是道么莫是修身齐家是道么莫是治国安民是道么莫是不睹不闻是道么莫是无声无臭是道么莫是纲常仁义是道么莫是升阶正笏是道么大众向者里试办看若办得分明不枉绎初卫居士为尚书清敏公荐拔之诚其或不尔更听指南便下座。

上堂三世诸佛不知有鬼怕神符狸奴白毳却知有狗咬枯骨若明得此两语南泉落在下风若明不得此两语大有吏在。

上堂雪色满园中寒风吹古瓦故人不归小鸟空啼野击香几下座。

上堂指月门下不是一切人栖泊处若向者里栖泊焦头烂额不向者里栖泊亦焦头烂额良久云者里切忌说破。

上堂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总不是分外事但恐一切人向他门头户底无出身之路所以今日不惜眉毛露个说话举杖云不可唤作渠。

上堂佛法因缘不是小事亦不是博知经史及一切子书语言文字上求觅得底只须向佛祖未出世父母未生时明得始称参玄上士不然尽属狂解恼乱其性何故醵中峰云乱起涧底水潺潺。

上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乃召众云豕庄今日向指月门下卖弄伎俩被露柱灯笼曲折一上只得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闻却来指月门下觅个说话指月也只得道个巧伎尽时诸念尽白云散后见青山。

上堂识得一万事毕遂画一画召众云者是一你作么生识若识得设保万事毕若识不得切莫向诸方道亲见指月来。

上堂一室虚明不是时人游戏处一亘晴空不是时人游戏处千峰秀色不是时人游戏处万华争艳不是时人游戏处何也巴东湖南与么去。

上堂认着是痛与一顿不认着是亦痛与一顿昨见孤鸿塞北归足边系得安南信以杖筑禅床下座。

上堂开眼便见开口便道虽是省力若较从上来事十万八千在何故不见道分明月在梅华上看到梅华早已迟。

上堂大众不可造次若造次三世诸佛历代祖师与你坐与你卧若不造次狸奴白毳水鸟树林与你坐与你卧。

上堂宗乘未唱净白地上有许多人坐卧自在自由及乎我祖西来弄出者场祸事如今要坐也不得要卧也不得要自在也不得要自由也不得虽然总是玄沙道底。

解制上堂解开布袋如意自在任去任留了然三昧红华峰上正春晴鹅城山下云霭霭。

住开县栖灵禅院语录

据室若论者个所在也好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为甚却道佛来祖来请居门外者里合下得个甚么语抛下杖云不图打草且要惊蛇。

结制上堂僧问诸佛诸祖道不得底和尚作么生道师打云一棒碎微尘进云恁么百卉逢春万华争艳去也师云豁开柳眼笑杀梅梢乃云风行草偃水到渠成本自天然何段雕琢才拟议时即错了也以杖画云将谓桃华深有意谁知开后也徒然。

上堂僧问如何是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师云释迦曾稽首进云和尚恁么道学人如何委悉师云甚么人教你如此乃云若论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则人人本具物物全章无有大小方图亦非玄黄朱紫到者里有无不得是非不得取舍不得圣凡不得玄妙不得道理不得言语不得寂默不得乃至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宾主照用玄要偏正圆相顾鉴一字关六相义辊毬舞笏打鼓挥剑擎叉扣齿千般伎俩不得顾左右云既总不得且道作么生才得有定当得底出来道看一僧才出师摇手云此是诸佛秘藏无人能到在所游方勿妄宣传便下座。

上堂万峰青万峰青春色壹壹物自明百啭流莺处处鸣处处鸣祇是时人不解听依旧可怜生。

上堂临江浪静石龙船载明月之珠鹿渡烟消渔父子钓芦华之岸一一诸人出身处切不可作竞话商量若作竞话商量西来大意埽地尽也。

上堂盛山高映绣衣池野鸟啼幽华落时多少寻香逐嗅者将心往往向深支。

上堂百千三昧无量妙义祇向一毛头建立敢问诸人还识一毛头么子规啼绿树牧豎歌青山。

上堂红尘里尽是谈般若之处若着意追求便被红尘盍覆终无解脱之时何也总是鹿子蹋月。

上堂临济吃黄檗棒把髻投衙百丈被马祖喝以酉解醒栖灵也无棒打人也无喝喝人但只闲看家家绿树鸣黄鸟处处青山覆白云。

上堂向上一路理涉幽玄旨外一宗机贵神寤所以先宗道才着唇吻便落是非大众不可容易莫终日只浩浩商量那个书史可读那个经论可讲教坏人家男女且一切百家异说尽不是了道之事若作了道之事达磨一宗尽属知解。

上堂玉贵温润道贵眼明不然终非至宝故祖师西来埽除知解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今人不察大失宗旨不是于经论书史边记取便向孔孟老庄上熟读乌乎殆不可教也大众幸是无事趁此时节做上一场莫走向他家瓮里淹杀可惜许。

上堂演若迷头头本不失鹿子蹋月月非真形学道人向镜中觅景上求纵百千劫有甚了期大众栖灵门下不是厌良为贱亦非抬捺商量祇要识得根宗便休喝一喝。

上堂问一为无量且置无量为一时如何师云拂子千条线香烟一片云进云最初一句拈向一边末后句子请为举扬师云却说他不出进云学道也不是参禅也不是和尚如何为人师云脚跟下荐取问远远趋风和尚如何管待师云放女一顿进云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指地云者个嚮师云莫被刺眼好进云选佛场中及第归不入此者作么生勘验师打云速退速退乃云道原无状法亦强名鸟啼华笑月色溪声凤凰山下鹿渡溪滨既是恁么不快何必落草求人。

上堂昨日四今日五渔歌自放临江渚不是知音和不齐祇缘来者尽下里品字峰前栖灵寺里良久云一二三四五。

太平专使送法衣至上堂举起衣云大众唤作甚么唤作僧伽黎鸡足山中薶没也不唤作僧伽黎大众有眼在毕竟唤作甚么以衣展开云品字峰前裁锦净盛山顶上绣云飞。

上堂僧问石头瓦由转法轮时如何师喝云是甚么进云击碎虚空佛祖向甚处着师云屎桶里进云空外劫前又作么生师云者漆桶乃云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谨白参玄人光会莫虚度如今有不虚度底么曾忆当年骑竹马今输便作白头翁。

上堂至道无难惟嫌束择才拟开口便落是非正恁么时如何是不束择者有僧便喝师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里。

上堂举秀和尚者一个那一个更一个若是明眼人何须重说破杲和尚云致令默照之徒鬼堀长年打坐栖灵不然良久云忘却了也便下座。

上堂生从何来看脚下死从何去高着眼不涉两涂一句又作么生朔风凛凛梅华灿灿。

上堂长期短限画地为牢究妙求玄开眼作梦所以道有佛处不可住无佛处急走过大众正恁么时栖灵门下作么生行履时维那便喝师云者个伎俩休拈出不如随分过残春。

上堂欲为师法须有观光不可沽名饰貌窥窃祖位恐知者窃笑古之人欲立丛林住持必须推选有道有诚信者庶不致有破败事近闻一种不独鲜道及诚信抑且无僧规但藉执以欺枉丑态百出乌乎丛林之德风释子之节义将何以启迪乎女等后来有

个因缘切不可效如是事。

上堂欲究向上宗乘不可将心待寤所以道莫只忘形与死心大众栖灵长老不是虚语祇要一切人知个下落不然发白齿黄无了处回头依旧黑漫漫。

解制上堂举杖云生平惟与此相知石榻谈心到极微转眼才经三四载固陵回首又辞归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如是则行住坐卧刹刹尘尘总不离此据此而论非去非住难拟难思其住也春潮带雨其去也野渡无人虽然又何妨鼓唇弄舌说去说住携筇顶笠打雨打风所谓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也大众正恁么时一句作么生清江浪里春风急楚水波头秋月明。

住荊州府天皇护国禅院语录

据室据此室坐此座行此令有时语驱耕夫之牛有时默夺饥人之食大众忽有个二俱不涉底如何管待以杖画圆相喝一喝云任是倾湫倒岳来棒头喝下总按过。

开卢上堂拈香祝

圣毕次拈香云万峰顶上得来嗅着则脑裂天皇寺里拈出觑着则眼盲供养破山大和尚举杖云卧龙道者樵氏一丁生年十三确志出尘十五游方楚水吴门衡岳庐阜江浙丛林沉溺教海一十一春真妄差别小大区分未归高梁太平门庭三登九上微契其心中间委曲举似诸兄初上万峰火里寻冰次上万峰担雪填井及登中庆少分相应因辞归来路举古人木人之句一旦澄清虽然还有一事急着眼睛以杖画落落景团团千古万古与人看。

上堂僧问如何是道师云云生户外荊门上莺啖林间古树头乃云洞庭湖上紫烟映日色之初天皇寺中钟声杂桂楫之响诸般无碍万象何拘若能一一见得分明闻得分明便是顿超之理其或不能莫笑好音空啼野别有恩光一段奇。

上堂佛祖竟界参未透时如银山铁壁拟欲进前撞断眉目拟欲退后蹉过脚跟大众祇如进不得退不得毕竟如何出身如出身得生生庆快处处无依天下横行大方独步苟或未然二六时中抖擞精神急寻出路始得。

上堂僧问如何是天皇竟师云昨夜东风吹过去今朝杲日送将来进云如何是竟中人师云密密无踪迹相逢喜带颜进云人竟已蒙指示无竟无人时如何师云放女三十棒进云恁么则从今会得祖师禅也师云莫错认好乃云一光东照智竟全章弥勒文殊为众激扬如何委悉若委悉得人人常光见前个个脚跟点地张七赵八直指人心瓦由砖头见性成佛鐙笼来露柱里转身佛殿骑山门上出气其或未委天皇自道去也无风荷叶动毕竟有鱼行。

上堂从上来事本自见前举拂子云见么击香几云闻么天皇不惜眉毛将百亿须弥卢放在女眼睛里百亿香海水灌入女耳孔里犹自嫌少乃高声唤大众众举首师云讨甚么碗。

上堂举僧问同和尚一大臧教还有奇特事也无同云有云如何是奇特事同云演

出一大臧教新和尚云演入一大臧教杲和尚云演出演入即不无若论奇特事二大老三生六十劫未梦见在则和尚云丛林商量皆谓大慧不肯二老若恁么商量三生六十劫未梦见大慧在师云投子因风放火不是好心云岩路见不平亦非本分大慧矢上着尖翻成特地天如不忍袖手俯力为人天皇如是处断且道还有曲直也无。

上堂僧问如今说个甚么即得师云者漆桶犹问话在乃云雨雪风吹上翠微大功一色露全机却笑夜来人不识层层包裹岂知非如今还有知非者么有则出来道看无则天皇鼓两片皮去也众皆侧耳师便下座。

上堂有二僧出众齐喝师一时趁散夏召众云天皇门下须是别有始得若只今日也喝明日也喝总是鬻饭气有甚宗眼虽然二僧岂无见处。

上堂也好个时节你道是甚时节大众年头便见雪飘飘草木层层里碎瑶冻得荆山寒透骨思量懒把舌头饶烧兽炭酌香醪一园玉竹临空曲数树梅华映远郊。

上堂古佛未生前一画九相圆中有一相是何曾落正偏拈拂子作九圆相云还见么苍天苍天。

上堂昨日也口吧吧前日也口吧吧乃至过去无始也口吧吧明日也口吧吧后日也口吧吧乃至未来无终也口吧吧如今四众已集宝座已升也是要口吧吧你道毕竟为个甚么如不会待下座看。

上堂天门山青九溪水碧唐虞之先遗我今日不知几千亿犹问何消息。

上堂昨日雨今日风昨日今朝事不同事不同张公吃酉醉王公归来叫杀三更月大众为我道末后句看。

上堂蓦竖拂子云见么拂子是佛法宝臧能含虚空能含尘刹能转法轮能成佛道你道如何相见若以色相见不得见拂子若以声相见亦不得见拂子毕竟作么生得见拂子撚下云觑着则眼瞎。

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竖拂子云者个是相还常住么饶你说根身器界皆如来臧大地山河尽露法身也祇是个性常住作么生得相常住去。

解制上堂前年结今年解两个泥牛斗入海蹋碎龙王夜明珠水晶宫殿云烟霭还有能知时节底么此处无人。

谢两序上堂两序大众光伴法化无可祇谢惟有一文大光钱聊为两序寿乃画圆相云伏惟伏惟。

住慈利县华严禅院语录

据室设平地牢关槛佛槛祖布幔天网子罗虎罗龙顾左右云不入者保社底出来有僧出众以手掩师口师退身打一棒云是甚么僧喝师云不是不是又打一棒。

结制上堂尽乾坤界是个卢子诸人卒难迴避若也迴避得一毛专上驱雷走电澍雨兴云一微尘里大抹高挥神出鬼没总不是分外设或未能长连床上有鬻有饭莫错认好夏举蚬子禅师隐东山古庙一日华严静和尚问如何是西来大意子云神前西台

盘师云两人酬唱固是声扬千古要塞新华严口未在何故蚬子祇知门前捞漉不知家里臧头华严祇知骑虎头不知收虎尾若是新华严便与禽住云速道待伊开口即与一顿管教者汉一场败露新华严恁么你道古人还落节也无。

上堂今朝六月一热得遍身白汗滴万树熏风不得凉阳乌衔火横空逼前堂伐鼓声逢逢古涧流泉劈箭急祖师意旨已了然两堂上座识不识若识掉臂便去若不识待拄杖别通气息便撺下。

上堂如如原不动动即成妄想一物不能为为者亦伎俩不慕诸圣师不落己灵网大众是甚么所在许女妄承当。

然律师请上堂自安上座春秋七十余矣僧腊亦四十余矣昔参方时曾两到金陵得戒于古心大师归来行律亦有年矣忽遇华严深信此道坚迎于本院日究道妙于是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始到安妥田地可谓赤洒洒绝承当净羸羸无回互还有个甚么戒体持犯不持犯之元字脚挂于胸次中也虽然正恁么时如何是自安上座出身一路安一喝师便下座。

上堂僧问夏日炎炎熏风徐徐如何是清凉境界师云热出冷汗来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者个坏不坏师便打问心空及第归如何是心空境界师云女未到者境界在进云未审到得底是甚么人师云吾若说此人无女安立分乃举庞居士云十方同聚会师云不远千里而来个个学无为师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此是选佛场师云何必曰利心空及第归师云亦有仁义而已矣大众华严如是注解且道还杜得庞公口也无设或未然还有一人为女通个消息乃卓杖一下。

上堂记持名言何生了道束择声色何处求真饶女讲得恒沙法门背得无量文句也只是个聪明学解不如向声色里觅个出身之路好所以道声是佛声色是佛色大众华严倾出了也还有见得底么秋风柳上来池底波纹起。

上堂僧问如何是华严家风师云一步未曾移十方在脚底进云筑着一微尘无边瞋火发师云不是知心人徒劳乱度量僧礼拜师便打乃云华严境界不是小事大事比量亦非顿说渐说可拟女等后生欲究此宗大须立志若不立志徒自殷勤不见先宗道祇劫果满始得解脱乃弹指云祇劫果满也且道还有解脱底么。

上堂僧问从上来事某甲还有分也无师便打进云早知和尚有此机要师云自谓久饥虚不能尝一粒乃云若论演说宗乘何处不是所以诸佛说众生说山河大地一齐说无有间断既是恁么又要华严说个甚么起身云不可节外生支。

上堂僧问和尚未见太平时如何师云滴滴不断进云见后如何师云光光不漏进云从此家风超世外更无一事落玄微师打云秋声处处响木叶村村黄乃云释迦掩室固执难祛达磨壁观痴顽太重所以是般事本来具足不段修为今时人不了此事故他从上诸圣立种种名说种种法逗到如今总成病痛虽然不着本来衣犹是玄谈意。

上堂僧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云雨洒不湿鳞意气天然别进云直截一路

请师再垂师云天门山带碧秋色暗中知僧喝师便打乃云秋风入慈阳天门山色换楼头梧叶飘有眼如不见如不见一声猿啼肠欲断。

上堂祖不西来早有者场祸事何况西来如今诸方老宿事不获已说个有禅可参有道可学总是止啼之事若作实法商量未免道听涂说大众华严如是且道是祸事不是祸事起身云祸事祸事。

上堂问从上相传一路请师直指师蓦竖拂子进云谢师畚话师云不唱言前宁谈句后进云不消弹指力楼阁参遍时师便打乃云不入弥勒楼阁怎见家珍未到华严圣门安知法要是以通方上士不拘一路一门向上衲僧不足一知一见若不如是焉得传持如今大众还知么从来参遍处回首始知宗。

上堂雕砂无镂玉之谈落草垂道人之意诸仁者向者里作么生领会如领会得不枉亲见作家不然大有事在。

解制上堂华严今朝解制兄弟东去西去虽则理合如斯华严一应分付遂高声云者边那边更莫回顾卓拄杖喝一喝。

住澧州药山禅院语录

据室谿老师入室久矣今日重新据座就中一着乎坦见者不可错过众中有不错过底么僧便喝师云胡喝乱喝咄。

开卢上堂僧问大众云臻师登宝座主宾酬唱棒喝交驰毕竟明甚么边事师云此去龙潭不易进云意旨如何师云此去龙潭不易问龙天拥出为扶宗优钵华开世罕逢今日升堂如何指示师云拄杖五尺长僧礼拜师便打乃云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先宗固是直截正眼看来却似不是若是今日只须道个青则青白则白恶虽然已是涂污诸人了也良久云事无一向不见先药山一笑应澧阳东去九十里许如是则新药山开堂亦有一笑布施大众不惟应澧阳千里万里管教阖国人成祖成佛乃大笑云会么便下座。

曰事上堂雨洒风飘古殿脚冬寒闭户然枯竹何期挝鼓要升堂曳杖强登曲录木打喊欢欢瞋火恶恶本欲为众说法只是不成法度。

上堂僧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云祇此一问也不消■进云怎知法身师云错错进云和尚分上即得师云错错乃云鳌山露遮那之体澧水泻不二之音若人识得有口只堪挂壁若识不得总成孤负。

上堂壁侍者问古人升座不吐一辞此理还的当不师云毛吞巨海意乖却本来真进云打得血流出如何瞋火然师云莫以荆山玉比作衣下珍者礼拜师打三棒乃云古人升座不说今人升座要说不说而说说而不说墙壁瓦砾放槁光妙惠空生何处着莫莫开眼也着合眼也着喝一喝。

上堂僧问如何是和尚垂示一路师便打进云不是某甲几错承当师云以其自足不如重出又打进云领领便归众师云可惜珍玉混泥沙乃云古佛心宗衲僧肝胆尽在

一毛头建立一毛头收归只是大众未肯承当所以在者里早上上来晚下下去不自回光却成孤负故先宗道京都邺都浩浩便是菩提大道大众向者里信去不可更疑若更疑驴年去在。

上堂大众有甚么事隔碍不如与么去药山在万峰六年亦只与么去若不与么去不独六年即六年又六年有甚了期虽从上有三祇果满者有七破蒲团者有四十年不杂用心者有四十九年尚自走作者若不与么去亦只是个劳生老汉有甚可取大众今日事不获已乃说如是不可谓药山重加笺注好。

上堂僧问动静正移时本分落在甚么处师云大地雪消去乾坤一片明进云意旨如何师云适来为女道破了也乃云识神种草粪埽里薶却千个万个未为分外何故若是出格高流十年五载时节到来自然瞥地放出掌天拄地之手打开耀古腾今之焰不劳矢鏃海晏河清不动干戈太平坐致如此则超群越格即不无正恁么时甚么处安身立命卓拄杖一下。

师因患脚上堂有时节掉棒打月接竹点天有时节海晏河清风恬浪静有时节哎哟此一句脚痛说不得便下座。

到龙潭寺上堂一潭烟景万顷波光子规啼落杨华渔父全抛玉饵者个竟界且置正与么时如何指示烧经台上浮青霭仙眠洲中落紫霞。

到夹山上堂未到夹山药山便有许多隔碍及乎到来药山隔碍全无既然不落两涂一句作么生道夹岭云生横谷口药山月出照丹青。

上堂从上来也有打者也有喝者也有百般做出者也有一物不为者药山今日点束将来各欠寤在挥拂子云也是抑而为之。

上堂雪色媚诸峰湖光摇三楚若作佛法观五五二十五拈拄杖卓一卓云大众切忌罽鹵。

上堂一浦云烟万井冰雪玉楼人睡不知天晓琼树乌啼不知晴明林下道人当恁么时唤作何事以杖卓一下云等闲莫洒两行泪恐染湘山竹上辨。

解制上堂九旬佛事今朝罢垂示诸人无别话东撻西抛任运行路逢死蛇莫打杀。

住新宁县牛山广福禅院语录

据室从上宗师于此开虾蟆口说一二三四五新广福于此又说个甚么喝一喝云中才见倾雷雨涧底频惊倒岳机。

结制上堂僧问从上老和尚施設尽是节外生支和尚今日作么生师挥拂子云广福无法说拂子蓦面挥进云早个节外生支也师复挥拂子云莫孤山僧好乃蓦竖拂子召众云广福三登中庆九上万峰别无别得单只得此断拂子一柄遇人问着便将指挥拂一拂云拂子头上尘说刹说炽然说无间歇你道此断拂子见个甚么道理便有如是神通如是妙用如是作为你也须出来道看既道不得不可草草且请出来秉戒。

王珍送子出家上堂僧问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未审一子出家为甚九族便与么去师云阁黎下一转语看僧便喝师云退后退后乃云广福说法无处启口只好举则古人因缘聊为证据道玄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云待女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女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圞头共说无生话广福论他千古之下虽是出群犹有不尽善处怎如思修居士也不恁么问广福也不恁么畚自是另行一路何也他有男不婚无女不嫁何用团圞头大家相接话虽然广福敢问大众且道此公与庞老用处是同是别出来对众道看若道得堪为古今法眼设或不能不妨老实疑着好。

上堂黄面老人自谓成道于天竺雪峰老人自谓成道于鳌山今日不肖子孙要问二老人成个甚么。

上堂僧问如何是提宗一句师云当机不唱无生曲进云早知是错师打云跛鳖漫追踪乃云者件大事佛祖唱不出办才诌不出大众疑不出广福说不出惟有松风水月瓦由砖头草木丛林拄杖拂子当头露布大众直下领取更莫回顾。

上堂鹅城峰碧牛山咄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诸圣顶门昨夜文殊普贤疑到五更及至醒将起来依旧可怜生。

上堂僧问从上来事即不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一跛一跳进云莫便是不师云扬沙擦土底意非真僧礼拜师打乃云蜀魄啼柳庄蜨舞华若人于此闻得分明见得分明则不劳广福鼓唇弄舌即与从上诸佛同一龕室不然孤负杀人。

解制上堂僧问如何是解制一句师云一声牛背笛山山任遨游乃云诸方浩浩商量且不是聚广福人人解去且不是离若作聚三十棒打折驴腰若作离三十棒打折驴腰。

上堂神会圭峰尚斥为知解宗徒而泛泛字句支讲者岂能善乎我此大众倘有向上志五年十年不杂一语何愁不是佛不解语邪珍重。

上堂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树倒藤枯句归何处阿呵呵谁管你簇锦攒华阿呵呵谁管你倒肠括肚乃拍膝一下云东风昨夜向荆南千峰万峰啼杜宇。

上堂万法归一刀刃上蜜舐着些儿血珠便滴陷虎机蛊毒食见者丧耳者死顾左右云且如何迴避掌上纵有返魂香也须远离三千里。

上堂拂子好打蝇拄杖好打狗若作佛法观面南看北斗苏州有常州有怎如山门前佛殿后。

上堂克期取证非但高峰为然雪岩老人亦谓女等诸人若能七日夜胁不至席目不交眨一念无间若不会截取头去做浇屎勺此法从来得验者不可胜纪今诸人一夏又过半矣不惟没有下落亦且妄想云兴若不出来提过期毕不得意又道長老不道。

军中谢世上堂有时大声唤有时小声叫道是苦苦为甚与人同道不是苦苦滥泥有刺顾左右云知么老僧无专堕向刀兵狱里谁似三千年前双林中右■而卧喝一喝

端坐而逝。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卷一(终)

嘉兴大藏经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卷二

住澧州洛浦门人寂亮录

小参

熊之可之奇之京请为胡县君对灵小参师拈疏云第一第二总不足论此是象山县君生平底付与没量居士拈出宣毕师云县君早修净业持诵佛母准提晚自知非深究正法眼臧乃于今年遣人求指诀因教看个不是心不是佛是个甚么由是力参者三七日忽然心识不行言思路绝将座铁山撞倒笑曰范县君道元来恁么近今果然县君病革召仲君平原谓曰女为吾报师恩德言讫自在而脱大众县君如是得不为长君孔原等庆幸乎虽然正恁么时如何是县君畅快一句脱体顿超名相外一弹指顷去来今。

附请疏伏以兴化于亲过奢无劳集众天如于母太煞不觉重言子母俱到情忘慈孝遂立人极之可等痛念亡母诰封安人象山县君胡氏内政克修曾见褒于天语静业夙具常梦游于梵宫蚤稽首佛母准提晚并心正法眼臧已解人竟俱夺但欠洒脱自闲愧求事之未能奈无法之可说伏遇卧龙大和尚人天眼自幽明津梁转经有类多罗修仪一如七佛幸蒙飞锡妄冀垂杨秦国有落草之谈已非因子及母瞿昙申无常之偈亦曰事亡如存知从空放下不难看对灵呼之或出于斯识得荐母意是则名为报佛恩。

明道黄道婆请为星拱黄映宿居士对灵小参师拈拄杖指云见么星拱黄君其未死也常听我打葛藤其既死也亦听我打葛藤何也盍崇祯庚午闲入我大觉法中究心楞严少有入路十年于兹遂成莫逆自吾观之实非一生两生结就者也又常重建栖灵梵刹欲期同住忽一旦擦手而去岂复嫌于久住令人贱频来亲也疏也邪虽然佛祖不传之事犹未指破在复拈杖指云星拱黄君即尔儒者身身无其身即尔菩萨形形无其形虚空同体世界浮云生死昼夜形骸旅亭其来也电光烁烁其去也石火腾腾即见同人作来去原原委委亘常存时道婆敛手云哀哀师云作甚么婆云为他黄君摘杨华师便下座。

熊止白居士请为余道婆小参乃云止白得为吾徒尔亦得为吾徒止白吸尽香水海尔方跳上须弥卢顾左右云者话且置如何是道婆得力句自从埽去云空翳一月千江总自如。

张道婆请为通碧徐道臣对灵小参云者汉方脱却鹞臭布繆灸脂帽子便解向官潭渡里泛石龙船逍逍遥歌沧浪弄明月与性空同游去也山僧也有首歌曲为伊助喜遂云知音人知音人流水高山共此心石印寺前重论旧凤凰山下语犹深折芦叶荡秋会断送孤帆白昼云喝一喝云低声低声。

小参问如何是西来大意师云江村渔火发照见夜行舟乃云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山僧看来却又不然未知有底矿中有金既知有底金中有矿所以道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大事已明如丧考妣莫道不知有底如此即知有底愈要精进除去无始劫来妄业流识始有契证时节虽然当又知我宗无语句亦无一法与人须是自家屋里拈出始得盍天盍地不然大有事在。

小参放下着莫妄想如今坐立俨然作么生放下莫是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一齐放下么僧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僧于此寤去大众者便是放下底样子虽然不可便作容易只须去尽无始壅塞及见前流识使胸中七穴八穿荡荡地洒洒地无事无为真正道人然后乃已不尔都无利益所以道割发须及肤翦又宜侵体。

除日小参学道人非一做便休须是切之又切乃能穷高极深古人在丛林久经磨洒然后虽住得个院子人犹讥为离师太早盍在师边住一日有一日警策故从上以今日为警策谓一年十二月于今是尽月一月三十日于今是尽日所以鞭策道流回光自照若不如此光会可惜兄弟也有远来者也有近来者同山僧打者鼓笛须要一番磨洒一番光明始不负初心不尔于事何益。

小参山僧寻常有一机不与诸佛共不与祖师共不与天下老和尚共且道与谁共有定夺得者不妨出来相见如无山僧自道去也今夜且烧旧腊火来朝相贺新年人。

小参今之参禅学道工夫不得力此事不得明无他盍为去不下身心自生爱染放不下家缘自起系念系念起则好食恋衣爱染生则贪生畏死所以不能自在而生死际头亦不得力此之过也兄弟家既办翦霄志来者里同甘澹泊共守清贫须是把生死念头密密举起切切穷去穷到心识不行言恩路绝不待倒断而自倒断矣。

小参若论本分接人何须担枷带丑无奈今时弊病颇多师家亦只得随例起倒道个此事不从佛祖经书边得不从他人人口嘴边得不从静悄地里得不从闹轰地里得但除去见闻觉知屏却咽喉唇吻见得分晓自然不动干戈太平坐致不然还须把不明不会底做个生法身父母长道德圣胎或行或坐必要觑透根源如县岩上扑地一惊始可谓罢参绝学真正道人。

小参囊留萤火凿壁引光世出世虽不同向上心一也栖灵门下既有鐙又有烛参玄上士须着猛力或大事未明祖意未透着实参究究到无可究处自然荡豁可谓冷灰里有粒豆爆枯木上有支华发岂不是衲僧家生平庆幸邪天寒勿劳久立。

小参僧问如何是五宗同道一句师云栖灵寺外诸峰秀临水江头一月明如何是五宗别开一句师云江清河浊流今昔岷岭梁山别一宗僧喝师便打乃云春色晴明佛祖体露秋声送雨衲僧命门者里办得分明尚无入路何况者里未曾发足大众你道如何是究竟一路处处子规啼不尽家家月色照无聊。

小参僧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云头顶黄河尾氏江僧云才挽雕弓意喊声便震天师云弹子出红卢阁黎一命殒僧便喝师打乃云放开一步步登高把住一头

头头无路所以尽十方界只得无取无舍始是佛祖转身一路若不如此徒劳担囊负钵走东适西有甚饱参时节大众我广福圆制之时故以此进女大众若女大众的欲明此一段大事当须究竟不可以少为足古人三二十年始成道业岂欺我哉珍重。

晚参

晚参此事不论僧之与俗贵之与贱都行得只是思虑太过不能当下领取如家居者治生已遂又虑子孙子孙罗列又虑科目科目已登又虑名爵名爵既极而世间事毕矣方欲求免生死则头白齿黄恶有余年可进此道邪如不家居者欲研四谛至灭道可已又思十二缘至还灭尽已又思万行至三观尚矣又思正觉至正觉方观从前事业终是阶级建化门边事恶有顿超之理兄弟总不如向者里盍却始得途径。

晚参山僧有三转语垂问大众切须子细此事元来见成何须别用工夫不用工夫如何得见成去有时节要人作佛祖有时节不要人作佛祖者老汉是甚么心行至道无难唯嫌束择是何人语若道山僧孤负祖师若道祖师又成束择。

晚参兄弟家都是多历江湖久参上士不可只见一橛便谓禽纵杀潜我已透得古人常言大事已明如丧考妣况未明大事即作自足想邪何不趁此色力百尺竿头快须进步忽然虚空粉碎是时不待罢参而自罢参矣。

晚参拈拄杖召众云有么有僧便喝师打云者样底有甚交涉今日不许喝竖拳竖指左右旋女人拜种种尽是学来底只须别道始得既道不得何不精进不见古人四十年不杂用心除二时鬻饭是杂用心邪又不见只愁不是佛是佛何愁不解语邪。

晚参举德山和尚住后因缘蓦顾左右大骂云看者漆桶把佛祖欺诳只当箴中物可惜当日同事者不肯左袒佛祖令伊肆意独迈高风今七百年来亦未有为佛祖雪屈者山僧虽生晚年必不私徇要为干城启辟徽猷胡不思先佛天人莫上众圣中尊岂可欺诳当物看乎祖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可欺诳当物看乎复顾左右云兄弟还甘此说么若甘德山放行早已不甘佛祖过在甚么处有僧出师打云不是不是又僧出师亦打云不是不是一众茫然莫识师意从此内外胁不至席矣。

晚参丈夫眉宇不作跛驴为甚透脱不得有僧以脚打地师打两棒云做甚么僧才开口师复打云问意有宗意攸同是女乱做得么且者学得底济事不得又有僧从东过西师亦打云者漆桶华严门下佛来祖来一验骨出铁额铜头不敢跨门况女溺床鬼子欲逞神通邪又打两棒。

晚参山僧学道二十余年未上向万峰山顶见个无面孔老师被他朝打三千莫打八百逼得到千里万里无我无人冷清清地忽地醒来乃举杖云拾得者个唤作佛法从巴蜀历荆楚也曾拈示于人只是无人证据如今药山寺里新开卢鞞也拈示于人亦无人证据夜里忽尔伤风出气不得衲被蒙头闷得通身汗滴天明刚才苏息又被人问着山僧无可措手复举杖云又只得将者个拈示切勿道夜来伤风今犹喷嚏在何也者个千圣不能传乾坤包不得通身是手眼亦少觑著者兄弟明见是个拄杖不从南山来便

是北山出因甚道千圣不能传乾坤包不得明见是个拄杖长则长五尺浑身似漆黑因甚道通身是手眼亦少觑著者者里有具眼底出来道看。

晚参此段大事就在诸人经行打坐处讨取自是分晓行时讨取行底是甚么坐时讨取坐底是甚么一行一坐通身讨取是甚么如是讨取则行住坐卧法法头头自然绵密诚能尔者必有倒断时节东院云一生不离丛林十年五载不语无人唤伊作哑汉岂欺人哉。

晚参一口气不来毕竟向甚么处去此博山大师语也兄弟家将此一句顿在面前行也此一句坐也此一句行住坐卧通身此一句如是则手中挽着此一句脚底蹋着此一句眼中觑着此一句耳里听着此一句鼻头嗅着此一句牙关咬着此一句未常少闲未常少歇欲登佛祖阶亦何难也只是兄弟家不能信去山僧昔年将谓此老魔魅人今日看来何等见成何等简易兄弟家记取记取。

晚参举庞居士偈至神通妙用运水般柴云只如早上般柴时还得神通么兄弟家如不会不免从头注破日用事无别师云还须知有惟吾自偶谐师云切莫认着头头非取舍师云是个甚么处处勿张乖师云要且不识渠朱紫谁为号师云任从沧海变丘山绝点埃师云光景中死汉神通与妙用师云你试道看运水及般柴师云三生六十劫山僧如此且道是肯老庞不肯老庞各请下一转语。

示众

住指月禅寺到院日示众拈疏云此是没量大人将佛祖百千三昧总向不律头上露出倘不会知事宜过乃云山中斫柴涧下取水自是住山本分何故却来者里揭佛祖标格用开卢钳锤鼓得三百五百于丛林中闹浩浩地良久云只因使符逼非是强出来下座。

示众恶池见僧便喝只在舌上用得武陵见僧便棒只在手里用得何似山僧全体用得顾左右云且那里是全体用得处时维那云请归方丈与和尚道师云归方丈即不无要且不见全体用得处时又有没量居士从东过西从西过东云当甚破草鞋止白居易拂袖便出白拈居士喝一喝玄倩居士便掀倒禅床退身三步师云千般万般即不无要且不见全体用得处。

示众大凡演唱宗乘须具金刚眼择法眼透关眼超宗眼具此四眼始可用剑刃上事坐曲录床有么有么僧便问如何是金刚眼师云烧眼非关日精灵绝景相如何是择法眼师云淘沙赤金出漫谓白铜同如何是透关眼师云千重无留碍急水打毛毯如何是超宗眼师云上得瞿塘峡始见众山低。

示众诸方在浩浩里传持药山在物物上建立所以在西蜀即说西蜀底法在楚澧即说楚澧底法大众西蜀且止你道楚澧江南江北甚么处是法莫是草木丛林僧俗男女是法邪料掉没交涉莫是风云雨露日月寒暑是法邪料掉没交涉莫是前堂后殿厨库寮房是法邪料掉没交涉莫是镡笼露柱瓦由砖头是法邪料掉没交涉莫是树支子

摇牛尾巴动是法邪料掉没交涉大众毕竟在甚么处道道看。

示众山僧者里有时是水上葫芦禅有时是日中宝石禅有时是色里胶青禅有时是水中盐味禅女等合作么生会僧出问如何是水上葫芦禅师云才欲进前看转便举头早已失来踪如何是日中宝石禅师云新出河山光烂熳烧空灼地景微微如何是色里胶青禅师云分明汉上无云物比拟来时翳眼睛如何是水中盐味禅师云晋人有舌应难辨付与多情石女儿。

示众我此大众江湖散人听吾偈句以为道根不可放纵不可死心不可妄想不可执情不可四顾不可合睛不可妄认不可别寻不可憎爱不可无明不可自欺不可非人不可不说不可动唇不可执坐不可长行不可系念不可起瞋无利益事决不可行豪厘若犯打出山门。

示众净如珠清如水明如镜辉如星皎如月杲如日厚如地大如天虚如空深如海今之人不惟不能洞荡不能深远不能光明不能皎洁且不识自心在甚么处是个甚么近有一伙识神之徒升在高座被人逼着便胡言汉语非打即喝几曾梦见临济德山竟界来及乎教除去者伎俩更与相见必也眼瞪瞪地似个卜卦底见神见鬼可怜生胡不闻语不惊人切莫开口不识真人毋认识神之诚钦珍重。

埽龙潭信祖塔示众擎茶奉饼天王时底事分明敢自欺今日草荒人变色椎胸更去告阿谁顾左右云为甚如此虚空休掘洞平地起孤。

示众吾昔侍万峰时与象岩破雪诸人作偈颂比被老人诃骂即自知非今诸人入来未经一月便欲逞才作偈得不为众中糟粕邪如禁而不止病在膏肓难以救治。

示众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你道是甚么人竟界知与师齐减师半德知过于师方堪相授如今学人才向门墙边张一张便开口说是说非此等人佛谓之可怜悯者阎罗王殿前依旧汗下何益也不如做到佛祖田地出来说两句光扬祖道岂不谓之丈夫也哉若是光景中门墙上识得些子便作者般虫豸不惟不能为人亦且箭折弓残于人矣时有张没量向前作掌执师云放女三十棒士礼拜而去。

示众莫妄想见山见水是个甚么众目定动师喝云者里那有间饭养你者死呆禅和拈棒便打众泪下师云会即会泪甚么复打板头一棒云将头不猛累及三军。

因事示众昔在中庆万峰时知事常差负薪汲水耕岩种石剥笋采茶打碓牵磨知事诃责于时只不与之争然后始得已事了办兄弟家念生死来此聚首即般几束柴未为分外何小逆竟便打不过如此是不能放下无明种子如来诃为可怜悯者不见曹溪掌碓雪峰执炊泐山诸老皆出行门岂尽不及兄弟也即如长老顺庆名族缝掖子孙曾二十年苦辛岂亦不及兄弟也快须放下莫慚惶杀人好。

示众赵州云诸方难见易识我者里易见难识天皇亦常道诸方易见易识我者里难见难识何则不见道佛法不是小事要在做到行到方知受用兄弟家如欲得者个受用用心须是微细绵密不可因循如用心细自然日劫相倍用心密亦自然日劫相倍所

谓生死心切向上心坚自然日劫相倍兄弟家肯依此言必也穷高极远透彻精微发用阔大语句惊群虽然犹有一机尚要会在。

示众兄弟家唤甚么作道器若聪明之士举起便知底则世知辨聪如麻如粟此等尚与情念黏着不能远离稍有粟米粒事在胸中日夜不安心神搅乱赵州谓诸人被十二时使正为此辈发药兄弟家何不趁此鬻饭有吃把自己不明不会底急急回光返照打起精神只要做到放光动地始可歇下如德山见龙潭后拈一条棒佛来也打祖来也打者才是不负行脚向上高流时寒珍重。

示众学道人志须坚心须固万年一念一念万年如金如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到恁么地生禽佛祖活捉衲僧岂是分外事虽然还有一着不与道在。

示众日月高悬乾坤倒卓露柱灯笼一动一静砖头瓦由或坐或行正与么时耳其声者死不移时利害在甚么处曾经一中穿杨箭乍见松毛也皱眉。

示众拓钵出低头入伶俐汉勿轻忽瓦子鼓琴虾蟆和曲砖头惊起上月窟复云虚而盈剥而复若得绝后再稣其宗不致寥落。

示众诸方则难参易学药山则难学易参所以药山接人不须济下玄要洞上君臣拈拄杖竖起云见么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

机缘

张则尧居士问如何是落草句师云此去牛山一里许如何是直截句师云牛头牛尾颠倒颠士信入。

开令万时公问父母未生前不问四大消散时如何师云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公礼拜。

师睡次有陈瑞环居士至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一枕齁鼾眠自足士云意旨如何师云曾无俗客到山家。

问腊月三十到来如何师云雪抹山河皎竹烧节候催进云新年佛法如何师云乌鸦巢霰锦鲤卧冰。

问如何是体中玄师云华爱谈经名解语如何是句中玄师云龟毛劈破水中月如何是玄中玄师云菱角尖尖三个叉。

师问新到女住甚处僧云白云寺师云白云也有事僧无对。

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师低头云 。

古山问某甲一向自谓有个入处及举如何是心又去不得过在甚处师打云是甚么犹问过在山礼拜师复打七棒云棒下无情聋瞶皆惊你欲思量千生万生。

问大千世界一微尘如何是一微尘师举首云是甚么。

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师云揭谛揭谛。

问如何是空王殿师云横三竖四如何是空王佛师云一二三。

问明历历黑漆漆是个甚么师与一蹋蹋倒僧起复问生死不明再乞指示师掌云

者无血性汉。

师问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随以手指地云者是甚么僧无对。

问法堂前即不问方丈里如何师云五眼莫能见云威音王后亦不问威音王前如何师云四野青青一片春。

师开堂日张没量居士请书云堂额师云擦佛处乃以衣袖左右搥云山川也是草木也是土作虎声便出师云者俗流也有点气息。

师与胡是渠居士论次师云文章虽居士佛法须山僧士云互用得么师云居士哭山僧笑士便出去。

师与张文禅居士避暑牛山师云何不脱衣冠士云礼也师云将谓你是个人士叩齿而去。

师与熊止白玄倩山行次师指树云唤作甚么白云黄荆也不识师云绿叶因甚道黄荆白乃作舞师复问倩倩云是甚么师云三十年后有人举在倩亦作舞。

佛侍者问某甲为甚愈参愈不得师云挑镪拨火是甚么道不得。

师问婆子你是甚么生底云某年师云那个是甚么生底婆无对。

师梦入万峰室峰问佛祖在甚么处师便作掌执峰云不得动掌在甚么处师又举掌云好不识羞。

师过鸟雅山问主僧山名甚么云鸟雅师云为甚不飞去。

师问僧从那里来云金鸡师云来时金鸡啼也未僧无语。

德山僧参师云金刚祖师道甚么僧沉吟师便打。

问门外人即不问如何是门里人师厉声云眼瞎那僧喝师云好喝僧礼拜师便踢倒僧起欲语师云住住此事须是命根下刺一刀底人始得我者里刀刃上取人容你眨眼不得。

问县岩擦手时如何师作听执僧理前问师云三生六十劫。

金鸡启教授参问赵州到投子子过茶州不顾侍者过茶州为甚礼侍者三拜师云山僧亦合礼你你作么生会启领玄旨有偈云复将三拜验天人石女闻之也断魂赤眼波斯来何早金鸡啼上铁昆仑师然之。

石林谁维那参师云鼻孔向下垂眉毛横两截作么生谁释然礼拜云观谁终不敢忘和尚。

钦山僧参师问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眼前是甚么上座有会处下一转语来僧无对。

问观世音将钱买胡饼放下手却是馒头时如何师云女信不及邪。

慧月亮西堂问寂亮在天童曾问向上一着千圣不传意旨未有入路即今和尚如何指示师云轻舟浮水面亮于言下豁然礼拜云喜得今日问过。

师因肩复下山遇张没量居士问云何不累侍者师云不欲段借人土直走而去。

问临济三玄玄沙三玄是同是别师劈脊便打。

问三十日到来时如何师云县岩解点头。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一锯葫芦两把瓢。

师问壁侍者云女会佛法么者云去年会如今不会师云如今为甚不会者云早无管待用会作么师云放女一顿者礼拜。

师与壁侍者山行次师问如何是正法眼藏破砂盆你作么生会者云某甲不是弄淖人师云不弄淖怎见洪波者云洪波在甚么处师以杖画两画者揭涉曰莫淹杀某甲好师颌之。

师因座主问洵仰九十七圆相意旨师以拂子画相示之主抹却师复画主又抹却师云吾不画你又作么生主茫然师云贩私盐汉放下着。

师一日举楞严事究竟坚固因击碎茶杯勘众云你道是坚固是不坚固若道坚固山僧已击碎矣若道不坚固古人为甚如此道。

瑞环陈居士入山师举六祖转识成智歌毕征云作么生会士豁然云向来闻和尚恁么举如镫景里相似今日闻和尚恁么举洞见和尚为人彻顶彻底处师云试道道看士拍手大笑云莫道某甲无语好师休去。

明妙陈道婆参竹篦子话有年一日于转车处忽然有省入山饭僧问承闻和尚打碎茶杯验事坚固是不师云是女作么生婆云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师通乃转身礼拜而去越五年示微恙有偈曰来是谁来去是谁去两脚长申如是如是师闻而许之。

明理陈道婆入山饭僧适师为天童悟和尚举哀烧香毕婆入来云久仰老人今日得礼三拜师云道得许你礼拜云恁么不消得转身便出。

明道黄道婆因乞法语师命僧持去婆接得云和尚来也僧云在甚么处婆击案一下云见么僧无语师闻许之。

王道婆送子出家请师上堂毕婆指子曰且道此儿还承当个甚么师便打婆自怪云也是句贼入家。

法语

示玄词西堂

常游楚之南北而遍觅一个不畏毒害吞舟之鲤尽其伎而莫之得客岁天皇山中不下千人独一尾肥壮赤梢颇有意于竿头大约为文义网罗一时卒难及第今夏率同志将华严命来坚请树法幢之于此院又得一夏盘桓而脚跟下一似安妥第力量一时未充乃书历来相见之语以嘉其志山僧虽他往亦可极力进道须待临机大发杀活自由来寻山僧何愁不点头也哉。

示参原熊居士

佛祖盛化从昔至今而声扬万世无有一人不深操远进称了事人必也打起一片长远铁石精神未透者必欲透未彻者必欲彻然后始承接得下居士既欲为之亦必也

切切谆谆万年一念不让杨内翰李驸马一丝豪许而山僧岂不忻然相印邪。

示三和张居士(懋鼎)

一千七百则铁馒头打得开咬得碎何愁尽大地不光明亦会万物为自己矣碓嘴生华枯椿结果岂虚语哉只怕个绵绵缠缠于世情中胶死了则错过生平好消息也山僧如不道过异日又说我孤女学道之志然必须放下满架书与令兄没量切磋一上又是两苏在我堂里也公其勉之。

示自文禅人

若论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无心会直须将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我在青州做领布繆重七斤顿在面前行住坐卧也在面前穿衣吃饭也在面前屙屎放尿也在面前待客迎宾也在面前无一时杂谈无一时戏论终日竟夜竖起眉头青着嘴脸勿懈勿怠如此做去五年十年若不寤道山僧头在颈上女来截取去做个浇尿勺子。

示玉莽熊居士

学士家道心壁直无一丝委曲无一豪私染终日浩浩地里于儿女丛中不着纤尘竟界住在世间尽其寿命七八十岁不怕病魔不畏生死学地如是可谓不出欲界而入佛界山僧岂不羡慕也哉又云住在世间作事弘广客来待之以西僧至供之以茶谦而有礼威而有德一步步蹋在实地上有何天堂地狱惟只一个本来面目与之同生同死无坏无灭则真火中莲华也。

示见莽

真实为生死须自己衣单下看是何物行住坐卧不可打落无事甲里穿衣吃饭不可走入懵懂袋中毕竟要觑透根源见彻窠窟然后两手禽着此物冷笑一场来与山僧相见即不孤女劳力于此保社也。

示会极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近飘颺学轻细近浑厚学朴实近操持学勤习近端严学诚意近文艺学诗字近莲社学念佛苟能如此行持可谓遇竟逢缘会其至极所言至极非从人得从人得者断断不是真正消息。

示古山禅人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者个说话明明只在目前不能领会恰似明眼人落井相似然既不能如此只须向目前横看竖看三千里外撞着个无髭须底胡子切莫错认。

规约

者鼓笛自我初祖东来打者不可胜纪然未免钝置英灵屈同中下山僧既是他儿孙似不必以陈烂绳黑而缚诸人于保社者也第近代以来识心纷扰不无放荡而纵情之极只得又将从上老和尚用过底事件揭出惟吾徒遵之守之俟啐地折爆地断然后骂我魔魅人可也。

瞿昙老人一华垂示两手分付以来而东西两土代代相承莫有一人一世而不以

深进远操洞贯古今声扬万世为急务也今之禅人犹古之禅人今古[罩-卓+千]闲而法范焉有不陈不严乎余既滥当是任不得已乃揭数条于僧堂谅诸人亦必不以跛脚粗汉是厌良为贱也宜共遵之。

佛事

自安然上座火师拈火苴云会么者便是自安上座本来不昧底面目其来也自安其去也自安既然正恁么时如何是他末后一句以火苴撻下云只此堂堂火把子山色溪声白焰中。

大觉寺定光耆宿火定光大师九十年于盛山峰顶般弄佛祖公案如今一旦敛衣辞众而去可谓来亦无所从日明东岭去亦无所至月照西村者也虽然末后一着犹要栖灵与伊点出以火苴撻下拍手云归去来归去来。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卷二(终)

嘉兴大藏经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卷三

住开县栖灵寺门人完矩录

书问

与瑞环陈居士

雪山老子常言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此老子一片苦心彻底要人当下寤去而人只不肯盍忽于平常返欲务高求深良可叹也公肯信此言之切而当下寤去否如不能切须留神不可甘为经史耽误平生前之人即尘劳中做去者有之即洁白中做去者亦有之第尘劳中拔出为百当千了者常十一而洁白中得来为百当千了者常十九此轻重之效也能于二处做得去此又真火中莲丈夫汉也山僧在荆南烟雾中回首夔门俨在天上安能与公把臂快谈乎为道自佳余不备。

与笑一法师

湘南领众剥不容离何能谋面谈乡井中清话直令人隐隐作凌云想耳闻足下论法华于天门而深固幽远之宝所当阳道出参请辈觐面相承余实跃然无休也遣人趋座拾取毒言不识足下毒肠以为何如附后小偈灵山未散语何真栗棘吞来怕杀人竹杖同君归锦里銮师席上醉华春。

复笑一法师(附来书)

至人应运古佛为心终不以讥刺爱誉为二而来教长笺批答分析过当词气少贬诘非夫子有蓬之心也邪足下大见何薄且陋乎前之人击涂毒鼓洒甘露浆茎草见琼楼须弥置芥孔固非浅见可能测度然余犹少羨于足下者盍鉴祖銮师皆出吾蜀疑足下亦其人之流亚实用缁纁待以智者又誉以毒言毒肠及小偈云云孰知只泛泛一支讲人实未梦见实际理耳既非种草似不当论而武陵龙孝若常言足下曾见云门和尚索有良遂敲门之勤今来谕鄙辱殆尽诚白面书生之浅见能不错会余相爱者就来谕

而试一论之先德常言是贼识贼足下不妄称误作乱吼争光安知人妄称误作乱吼争光乎然不知此种亦何常不入正受不是妙理所谓与诸劳侣同一手作倘学不如此不无师子咬人韩卢逐块实可怜悯者至于太虚妙体西氏丰神不令稚子管窥丑妇顰效余恐羊质虎皮鸡心凤状大为人所笑也噫足下识见只合美以红莲舌白玉齿不合称以毒言语毒心肠乌乎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药有旨哉有旨哉。

草昧世界机智人心鱼目妄称明珠山鸡误作彩凤砢砢与白璧争光狐狸同狮子乱吼良可叹也予不欲以太虚妙体受稚子管窥西氏丰神令丑妇顰效于是偕二三好音啸傲于烟云之上五十知非养恬于丘壑之中乃予拙计也闻老和尚于深山穷谷而棒喝交驰费精殫神而平常少会非大手段大力量者不能予欲向痴人前说梦恐释迦老子笑我也忽接来教大章大书未必出自老和尚亲手而中间语句恐门弟子向口角边取录也感谢感谢俟迟特谋一晤方面布不悉。

复若明请住德山

鉴祖老人唱龙潭宗旨于是山每接纳四来棒如雨点亦如烧尾辟历几七百年绝无继此席者而是山七百年竟寥寥耳上座既惜此席久虚乃有是命欲山野极力扶持其见可谓伟矣但山野适有芟荷衣松华食之想其志既坚似难回策上座的欲完此段公案亦应待其时待其人而不可草草光景当亦如铁而老子断尽人知解不惟不愧老人亦不辱足下知人之累。

复亮西堂启教授

正欲走金鸡寻二公谈还乡曲与物不迁之旨何期先辱华札字字珠玑诚得我悟师翁棒头消息者也山野宁不羨且贺哉手教问山僧在万峰时事万峰唯打几顿绝无物与人临济儿孙何堪预数二公过誉使汗下浹背也邀住金鸡即当如命完此口愿第方退药山院而诸刹皆有命以我病足未得少瘳安能一一酬之然金鸡虽不能久住当必过看作三日谈耳不尽欲言。

复李修吉居士

来楚二年法幢三树意觅一具眼人不得何天段其缘相遘于仙眠洲上说及此段光景无不相信但试棋迫不得三日提点耳昨虽快谈不过草草而一口气怎能说得到底居士气宇虽不减石公龙湖也须久久方能尽善古人有生来净洁者有学问淘洒者有工夫磨炼者阅来书似在第三方得彻头倘船子可能留一日再来痛领谈笑针锥瞋扬棒喝作赤身担荷人无自甘门外。

复元璧金居士

向史书上楷模道理恐不能作了当人何也公以孔孟比大鉴而先朱程比临济而后胸中何重前而轻后之甚邪既朱程比临济而后则临济而后尽属知解雪窦云此个尚不与教乘合况中庸大学邪若论大鉴而先即玄元蒙庄犹尚不类奚仁义之道一门哉从上来事如大火聚触之则烧公谓纵禽便利可乎不但不识古人且不识古人用处

诚影响中事无怪乎山僧语直也倘把古人用处顿向面前着实理会久当亲证始知不是纵禽不是便利亦知山僧不女欺也来书有向道最为坚固切欲实证等语故据实写来谅必不气闷下笔没人情也。

复白拈张居士

来谕生此季世尔我皆苦回望天竺尼山真云泥殊继也大约过量人断出此苦之外又何须论天竺尼山之乐而尔我不乐为哉然山僧正好向一步一跛处示人尔亦好向呼奴唤婢边作用若身若世总是当人本地风光谁见有一丝豪身世为苦乐邪几时策俊骨过我聚话一上何如。

复困庵龚居士

如何如何一任卜度若据者个居士实未得在不见认着依前不是不认着依前亦不是认与不认居士如何承当又谓棒之与笑本自无殊一任卜度但屈杀古人多多也然者个即韩白苏黄尚未梦见况居士种种见解乃能得入路邪至于近与不近来与不来山僧放居士二十棒免得葛藤蔓延。

复净土寺净峨禅人

万峰老人祥符解制复有黄龙之命连书相唤欲山僧往黄龙但不知何所教也今又一书敦催乃破暑而去则前所许者实难如命况扯葛藤念子山僧灰冷久矣如的欲完此因缘可请彻兄甚妙彻兄是山僧素所知者二十四部无不洞渊造微如舍彻兄而外山僧莫得而知也。

复王方伯狄云居士

住方城山日常在师僧前称说居士见宰官身护持我法者适诵大教至欲聆风幡之说则已在公笔尖上漏泄了也又要山僧矢上加尖得不为葛藤禅所笑邪如公识得便是放心时节不然还须共山中人住几日不致作门外弼终门里相公也。

复长眉罗明府

土广人稀山僧素所慨者长乐庵得公金石之谈山僧眼中意中不觉光明此何修而能致此也前牛山亦承公与之酬唱激扬不然何能使新宁道俗沾法利如是之沃也适又承多宝藏中移来利益人天山僧汗颜统此致谢。

复懋中朱居士

荆楚间每晤士大夫言及此事无一二不怖毒害能可其意者故买轻舟溯流而西以寻亮座主旧址对猿鹤招麋鹿诵箕山燕蕨薇为乐不意慈利多有辣手阻我兰桡而复有居士岂悦老再出无尽后来乎请过青莲山中重论末后句子勿为纸墨交可也。

颂古

世尊初生。

僧祇一片苦心肠展手才堪示四方若是独尊天地事不须扶过祖师堂。

大慧举竹篦子。

匹马西还无一荐楼前空叹穿杨箭来时祇想论神功争奈宫中不召见。

世尊答五通仙人。

堂堂大世尊那通亦难穷漫穿凿枉费工良久云春风依旧五湖中。

善财度草。

能杀能活只一茎草者里不会何处讨善财善财莫被谩好。

不落不昧。

不昧不落前错后错春风起洛城华鸟不见过过也是大虫看水磨。

十智同真。

百二严关欲上难不知别路向长安一声唤得故人出绿西红亭奏合欢。

杨岐示众老僧举则公案布施大众良久云口只堪吃饭。

九十老婆逞玉颜不知雪已覆云鬟旁人却道风流甚别是天地非人间。

南泉斩猫。

手中宝剑起龙文百二河山荡最氛从此太平消剑戟更无戎马度河汾。

黄檗打临济三顿棒。

无专三度上云房六十头皮起祸殃寄语诸方当着眼何须清浊费商量。

裴休丞相问黄檗壁上高僧象。

画人不会画人心何似人心会画人欲识画人端的意等闲唤处句来亲。

赵州三佛。

木佛泥佛与金佛何常不是大人作只是当年老赵州不曾把定末后着。

婆子烧庵。

无专突出向云中一片寒天起黑风好个金轮无艳色回头猛火在墙东。

僧问云门如何是佛门云干屎橛。

云门屎橛人多气急屈指算将来九九八十一。

夹山见船子。

全身分付不须疑才有丝豪便见欺末后着知不知覆船入水也多时。

黄龙三关。

我手佛手拈菖弄帚括地埽天绝无好丑我脚驴脚步步蹋着引得儿孙无绳讨缚
人人生缘种地耕田蓦直一路苍天苍天。

玄沙敢保老兄未彻话。

蜚鸢岭下瞰云黑捉得玄沙者个贼切却尾兮斫却头铜睛铁眼认不得。

睦州见僧便云见成公案放女三十棒。

劈头把出验来人匝匝清风绕客身既是金兰莫逆友何须戈戟暗中陈。

拾得曰无瞋即是戒心净即出家我性与你合一切法无差。

无瞋无个戒无心无个家我性与你性拟合即成差。

僧问破山老人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时如何山云一个辨鸪九只鸟。

终日吃饭不曾咬一个辨鸪九只鸟飞来飞去树梢头闹轰轰地生烦恼。

龙城元彻禅师示众朕兆未分总是者个○两仪既判不离者个○即今纵有者个
○○○○○○不出者个○。

分不分看此间不须一箭过重关堂堂便是长安道趁柳寻华白昼闲。

龙城又示众有时一棒向活路上寻死人有时一棒向死路上寻活人有时一棒教
伊死也死不彻活也活不来立地恁么。

棒头下下且精明杀活双章不着情分明一一重拈出不是五千旧葛藤。

分鐙偈

付广福大仪观谁长老

嵩少东来直指禅令行吴越复西川栖灵更付临筇竹恶辣声名自此传

付洛浦慧月寂亮长老

兰江渡口令初开铁铸才堪入室来竹篴堂堂三尺铁冯君拓上雨华台

付金鸡大同照启长老

天竺传来事事昌如何更有别商量药山一钵亲分付好去烹泉济十方

付栖灵顽石完矩长老

山亭一语绝多疑衣钵今朝可付之归到汉丰全正令青山不许着便宜

付牛山见斯圆照长老

十载巴东毒鼓鼙闻声死去已多时稣来可继牛山席满院华飞信益奇

付方城狮岩果沾长老

指月室中吃棒回方城寺里吼如雷重重惠女桃支杖一任英灵四海来

付广福可云果霁长老

十分胆气壮如雷曾在栖灵中毒来此法和囊分付女山头药铺任从开

付张懋德居士修之别号没量

拈华微笑到今来六十八番正令开且喜新安张没量栖灵门下和歌回

付熊之奇居士平原别号止白

桂楫中流雨岸秋悄然系艇大江头纶竿才向苍龙窟好个金鳞跃上流

付张允中居士则尧别号白拈

牛山一棒断人魂活得来时是上根今日丁宁为圣种堂堂谁是俗儿孙

付熊之京居士大原别号玄倩

曹溪春色十分阑一片清香谁解看独许大原先得意东风迢递入长安

付胡龄祺居士是渠别号实参

济北宗风万古春华香鸟语意偏新苏黄当日声名重今日峰头女更亲

付张懋学居士二卯别号文禅

指月园中碎顶门乌纱犹带棒头痕写来一句知心话不是愁人也断魂
付陈正道居士瑞环别号明珠
乌纱丛里道偏孤昨夜论心理目符砖镜堂前月更皎许多梅柳尽垂珠
付王珍居士思修
六年死志出头来语默相投果俊哉此去燕居茅屋下春风秋月任徘徊
付王裕甲居士玉澡别号海艇
烽火极天物不宁门庭冷落不堪听曳回拄杖谁能委付与吾徒万古馨
付熊之哲居士参原
一曲衷肠欲话难先宗独许默中看谁知俗子豁开眼拂袖还乡理钓竿
付陈道婆明妙
盛山几度已曾说法眼圆明性自悦末后还乡曲更清吾徒岂是空饶舌
付陈道婆明理
十载殷勤岂偶然江风明月是单传等闲识得竿头意秦国何劳说后先
付黄道婆明道
生平直以道为先渴饮饥餐岂妄传授女庞婆回向句溪山云月祖师禅
付王道婆玄明
苏迷卢竟镇海澜分明说在一豪专山僧不必重安柄法乳从今任尔餐
付熊道婆玄印
打碎无明窟可全灵昭百草又重谗卧龙意旨从今得任女油糍撻市廛
杂偈
山中吟
我居山无奇特食黄精烧松叶闲不过长自吟三四句寄知音
玩月偶成
海上古明月遥遥来古松夜深云散尽缥缈欲相从
汉丰道中
携杖归来晚落晖返照东溪声乱石里山色暮烟中
示顽石矩禅人
顽石本无情点头情自可乃知生公徒当年未负堕
解嘲
无道人情好人情反复闲不如支枕卧百事何相关
示笑月初监院
洞壑深如此公卿少干谒悠然万事清笑入松边月
睡佛池
山头一个佛半在水底眠镫火不相照明月却高县

一笑亭

碧色媚孤山万窍来怒号大江自前横笑归来时道

示止白居士

赵州道个无子湖教看狗山僧无法说拂子蓦打口

示明峰监院

身住无尘地心空亦是禅偶来石上坐峰月落飞泉

答生死真妄问

去来不以相动静不以身非生亦非死非妄亦非真

示若洒禅人

一念心清净光明犹若洒直透威音前何处狂妄起

示孙居士从闻

几度入青山草鞋也蹋破如何不自知还来论者个

示印石禅人

余霞散成绮澄江清如练天水两相望化为石一片

示明节禅人

出郭居松山日日营何事独有古人禅平常不虚弃

山居

挂笠夔州几载了无一事可人惟有峰头明月往来自亲
自余住此山中白云半屋常闲日里松闲鸟语夜则衡门不关
山深杳无人迹独有麋鹿为邻负杖有时出户遥见食野之苹
散步行到溪口万树鸟语华香忽见飘风骤雨急向古穴岩廊
千里万里月色三峰四峰秋光乐则高歌一曲倦则斜枕石床
携筇刚到岩谷又闻石磬铿锵缘径徐徐归去沙铛已熟芥姜
山中虽无奇处林泉也胜长安饥来几碗薄齑困则一个蒲团
畴昔山翁行脚草鞋蹋破几 今日高眠绝顶任他佛来祖来
居山没甚生涯直条拄杖袈裟闲到岩头趺坐笑落几点梅华
山色溪光 里只好埽地焚香如论祖佛公案任他浩浩商量

题宿云亭

白云与亭似有约亭与白云亦相若洒洒澹澹宿亭中岁岁年年如旅泊

赠美若蒋居士杰

八十二翁书草圣江湖久矣识名姓昨从岳寺远相寻一幅送余真遒劲

送竺微和尚还越

陇西尚未尽风尘此日帆开送别津遥忆鸳湖如镜净不知秋月照何人

送知微禅人

白月高天去不疑吴山楚水欲何之草鞋脚底如能解回首巴山意莫迟
示净远禅人

擦手逍遥一着子本无生也本无死当阳一棒是根源申脚原从缩脚起
偶成

得休休处且休休今日方知远遁流瓢笠好随风月老任他佛祖不为俦
示月林禅人

茅屋云中春色焕千溪竹树香风满有时支铈鬻清流一气倾干茶七碗
过宝峰访龙城和尚

野径行来日已斜云中犬吠是山家阁上经声松外落林专也放白莲华
吊烟霞道士

一到人间八十秋心同云月自悠悠夜来应有还乡信御鹤翩翩到十洲
赠龙城本明彻和尚

十载离情欲洒难蜀山楚水几相看归来独有龙城月高映芦华十七滩
示法昙禅人

破雨乘风赤脚来相逢一味喝如雷如何当作衣中宝依旧从前热铁摧
破雪和尚讷至

一到渝州未十秋烟华浪里坐扁舟锦鳞尚未吞香饵何事丝纶即便收
含璞和尚讷至

梁山笑聚万峰头一别东西十度秋此日芙蓉闻罢席丛林寂寂与谁俦
铁龙山十首

一袋还山过岭东横担云月杖头中诸方老宿宜公举漫谓归贪枸杞红
香茅诛得铁龙东消受青山绿水中自是清闲无外事朝朝锄药旁崆峒
深山别是一生涯芋栗多收乐岁华更有一般清趣好西林日日起烟霞
山中别是一清机水当茶来云作衣世外高人如有意何妨相继到岩扉
几个师僧住石泉朝来饮食夜来眠衣中一宝虽无异大氏壶中别有天
少林直指没多岐不用劳劳别觅之秋月春华频寄意如何此外问真知
破破茅庵旧旧床十年坐卧此山冈饥来自有松华饭世外何劳辟谷方
十年溪上牧牛儿一片衷肠说向谁独有寒猿啼夜月天明蹋破老松支
冰霜岁莫苦东林纸被蒙头冷不禁惟是庵前双柏树孤根无改老幽岑
示中树熊居士

欲啼还笑都无意别有商量落位次翻复追寻声臭前何常不是如来地
示印文

无文印子向空印印住虚空空不消急急归来子细看牛山耸出白云霄

示可云书记

未透云门一字关茅庵且住白云山有时翻出平生手一剑横抽埽百蛮
送允一寿侍者

十年随侍凤凰山送女西归白水湾若到新安休住着还须再上卧龙关
示见宗

未破疑关见道难疑关一破即长安回头却有青山分笑月吟风卧石盘
示长木栋侍者

此日重来履碧霞头皮一击血淋沙堂堂好个还家路争奈家乡隔海涯
示慧波珏侍者

女父宗儒女学佛宗儒学佛事如何猛然跃过龙门去电走云飞倒玉河
与别眼熊居士

抟风带雨上山来短短柴门为尔开格物频频言底事子韶一笑响岩隈
示熊尔锡孝廉

劳君几度到云门兜率何堪可共言若论心原无说处茶杯举起便消魂
复白拈张居士

卧龙无字到诸方多谢少陵论短长纵使文华雕刻好劳劳未免费商量
示甘使君六守居士

一系扁舟到卧龙心原细细论初终回头明月瞿塘上冷冷清辉曜碧空
示翼如禅人

泉向高岩下碧天帛拖一匹挂云边烟波一似恶池出白浪滔滔涌淡涟
示云海禅人

舟泊临江鹿渡津登山欲访白云人风幡意旨如何道三顿竹篋漫作瞋
示徐成字居士

十载沧浪理钓竿芦湾一曲和应难不如且撚烟波里回首月高玉一团
示璧侍者等三十余人

令行四国已多年未得英灵可息肩报女吾将离四大春风吹杀五湖船
澡浴剃头都不许粗麻细苧不须陈堂堂荐取临行句即是分身奉刹尘
生灭无将来论我此言终是着关锁欲知正见复何如明月峰头看猛火
楚水巴山十四秋说黄道黑岂无由祇缘道大人难识且暂高眠白月楼
不是临行写热肠亦非无可继衣钵栖灵多恐久虚凉珍重当须识本末
法脉

圆完觉复祖道常弘鐙传永世绍续正宗
(板存嘉兴楞严寺经坊)。

夔州卧龙字水禅师语录卷三(终)

夔州府卧龙寺字水圆 禅师行状

师讳圆 字字水铁龙其别号也汉太师譙周之后家安汉岳池羊山下父圣功母杨氏生明万历乙巳十月七日有异兆人多奇之五岁入塾能诵四书颇敦敏十岁知春秋能文常喜与僧谈一日父谐往山寺有僧看经因问看者何书曰心经曰借览可乎曰可师遂览既叹曰此圣之至也自是以后有出尘之意而不敢告于亲友年十三将为纳聘乃惟曰尘网恢恢不裂之于此日而后欲解亦难也因见有衲憩树下而貌高古不类庸僧乃问师欲何之衲不对负囊而去师虽不聆衲语而心切慕之一夜不乐黎明即逸去氏渝追衲不及急出峡造江陵遍谒名胜忽见衲于千佛庵急前揖曰师识弟子不树间一别两月逾矣衲惊且诘曰少年欲何事而远涉邪曰乞师剃度纳悞而收之衲讳德崇字大悟是师从舅氏也既脱白勤习经律而同列沙弥虽前十腊不如师一岁学也年十五闻江浙讲席半为蜀人欲往参学白本师本师听而遣之由衡庐达建业过武林不入越岁经旨远造一时诸师莫不嘉叹忽动省亲之想买归桌到江陵谒本师而后还蜀则亲已逝矣明年往嘉州礼峨嵋复欲下楚道梁山会明法师与之论法华有契留住分座说法明法师腊尊学博学者罕有契而一见即许之足见师之所造也年二十五开县有知微云波者同瑞环陈公星拱黄公诒师大觉讲楞严自此则新宁之牛山达州之黄龙皆师法席矣崇祯壬申栖灵寺成众以为非师莫主公书迎师师既居之常阅五经见德山圆寤皆是法师遂欲罢席叩宗旨于吴越忽闻破山老人自嘉禾还蜀在梁山太平又见提唱语颇信服时有僧坐僧堂前师过都不视之师疑而邀入问焉僧曰某自浙来以天童衣钵在蜀固欲见破和尚耳师疾与之谐往既至见方丈长揖不拜明日平上堂举德山见龙潭语示之师茫然不知是义所在平召入室夜坐不觉论之久侍僧曰只一法师而费此商量何也平曰是玉不可不琢越十日裹香上方丈问佛说上中下修未审修个甚么平曰修即不无女且明道眼着又问如何是成佛根本平曰父母未生前荐取师曰某到此不会平曰向此着力好时四方多故而楚兵又将入蜀因辞隐开县之九龙山居一载疑情愈重再往见平请益工夫平曰工夫不到不方圆着实理会去及平迁中庆师又往见之求入堂平不许师曰此回如不得入路誓不出平然之一日闻维那月竹舟师说前有僧入堂三日有省师被此语激发顿不知工夫之切密而痴绝者三七日因竺微泰师一喝而师之桶底脱也走上方丈见平平上下顾曰者是甚么所在师曰者个所在不可说平曰你者说底嚮师一喝便出平随落堂师问尽大地是一眼时如何平便打师喝平曰再试喝看师云知音不在频频举平曰伎死只如此师曰再有绝伎作么生平曰重言不当吃师曰伎俩尽时诸念尽犹来何处不称尊平曰去年有供养没人还饭钱今年有人还饭钱又没人供养师拍一拍平便归方丈西堂珽师曰大慧十八寤公得头一寤师作偈见意曰迷则千差寤则不别十圣三贤系驴之橛一日平上堂师出拍两拍便却席平便下座师呈偈曰当场一语绝家私此意须还父子知自是旁人空着眼徒劳叹息铁师儿平曰却似有个入路师曰也不可道别有平便打因看有句无句如

藤倚树又似墨黑乃叹曰大慧何人尚疑到吃饭不知举箸因又起疑后在书记寮偶与人语忽然冰释上方丈见平适平在火卢上便拈火柴头打出师之有所得心伏不住而欢喜踊跃作歌词偈句不知竟几千也一日过河口忽念木人夜半穿靴之语而一旦平妥如云出岫似鸟飞空绝无管待阅五家宗旨如子猷青[毛詹]实我家故物也平常书法语付师其略曰字水 公得得破家散宅来入者保社捉余脚手大放憨睡饥餐渴饮尽是本地风光啄睡掉臂全章杀活机柄云云乃以师为西堂平应栖灵请师亦在焉及平住祥符师遣人上书论有鼻孔无鼻孔往还三次又常击碎茶杯验事坚固则师之所造非浅故没量居士启云三书扭折鼻孔曾当场法战古锥一掌击碎茶杯辄寻常勘验衲子盍本诸此也其后师与破雪诸公祝平四十平属师与雪公共广化门雪回渝之西湖师还夔之卧龙将寻亮座主之山而为隐遁之计年三十三矣新宁士大夫高师德风以师名白郡请出世于城西之指月师幡然行曰吾不为而谁为于是归者如市即士大夫愿段择木堂讲明此道者亦百人焉由是汉丰之栖灵江陵之天皇慈利之华严澧州之药山新宁之广福不十年则六坐道场矣师说法有古德之风故其上堂如蝴蝶生枯桩千古之常事指物与传心早落第二义又如游龙峰顶猿鸟啼不二之圆音指月竿头青冥 无闻之般若又如认着是痛与一顿不认着是亦痛与一顿昨见孤鸿塞北归足边系得安南信又如秋色入慈阳天门山色换楼头梧叶飘有眼如不见又如一浦云烟万井冰雪玉楼人睡不知天晓琼树鸟啼不知晴明又如鹅城峰碧牛山岫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诸圣顶门昨夜文殊普贤疑到五更及至醒将起来依旧可怜生之类他如开堂日没量张公居士请书云堂额师曰擦佛处以衣袖左右搥曰山川也是草木也是及四禅四眼问答之类种种施設若非深造远蹈安能如此直截痛快乎即厕之雪窦真净松源天目雪岩高峰之间则亦伯仲焉尔师重道好德不噬利不荣名暑寒一衲饮食一钵即钱谷如山锦绣如市都不经眼故凡师之及门莫不以清白为行所以师在栖灵日有僧名全心者来遗金三十顽石矩公拾得当白众无认识者全五日后方觉来白师师曰在某处矩出金原封未解又笑月初公往净土寺拾金五十归白师曰此必商贾所遗也初当候而还之两日后其人来仓皇之极口数曰有死而已初诘之其人曰两日前遗下白金是贷以余米者某家寒将何以偿言毕大恸初曰无啼金在我处遂出而还之其人曰生我之恩逾于父母跽谢而去如非师之好义何能感及门清静若此则是师之皇皇德业而揆笔舌何能殚述焉吾蜀父老亦能道之常曰为佛祖儿孙如吾卧龙老人可谓不忝也毅庙甲申闲杀僇之痛焚烧之慄无寸土干净师谐五七人避之方城避之九龙避之万峰未七月日而二郡三十县人与物无有矣师以昔年参方勇不避暑湿惟以佛法因缘在意不觉成患而损一足此时履动非马即舆故不能远去万里外逃此大劫乃于新宁之广福为戎垒所有幸师德声素来远播虽持兵者亦知有师竞来礼拜奉以净食并乞师忏罪师尽陈以罪福忠孝之事皆曰吾属本国家赤子安能萌此不轨之心乎此李某张某陷吾属于此奈何师益就此指之导之故杀僇少贷吾同袍之释子亦赖

此得免十一其来集之及门亦如卧龙时无减此十二月十八日也明年移营梁山师目此竟非沙门所安二月二十七告众曰吾自为僧以来不受不义之衣食况戈戟中吾岂乐乎自今日始勿进饮食来月朔吾当出营矣营之愚者闻师言恐失师皆防之至朔之子唤侍者张镡谓曰女为道其努力之吾以此时别女矣侍者求偈师书数偈与之又曰徐护法为师之重独不留一面乎且坐脱亦化人之一助因劝请至午徐率众至求说法师忻然上堂说法毕端坐而逝实乙卯三月朔日也留五日始荼毗其营中慕师者皆持缎帛及沉水等香竞投薪中以表敬及收骨得五色舍利若干人皆争拾之骨藏梁山金城之西胡氏万松庵后自此遐迹皆曰有佛矣师世寿四十有一腊二十有八室中亲印弟子大仪谁公等七人居士没量等十人婆子明妙等五人其受化获益者千万有余师语录初谁公哀刻于栖灵者八卷次亮公哀刻于药山者又八卷次矩公收全录哀刻于卧龙者总二十卷今刻于黔南者壁侍者囊中所存数篇非师全璧焉乌乎师为一大时宗匠道冲德备嘉言懿行揆焉能详述 扬于天下使同事之人知师之所造乎揆惧湮没乃不过状其所共见俟大手笔为师作塔铭者有所考。

住夔州开县宝峰法侄明揆谨状